後村先生大全集

三六

928
コ
36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五

神道碑

囯山林侍郎

莆著姓惟林氏尤蕃大公之先居福之石井國初徙莆中興後自游洋遷郡城公諱彬之字元質曾祖隱君諱幹祖修職郎耒貧而苦學遺訓曰吾家貲薄汝曹當以筆耕父贈朝請郎麟妣余氏繼李氏並贈恭人公少有能賦聲拔鄉薦至端平乙未西山真公知舉君年餘五十矣始以詞賦第二人擢第教授惠州士風文律為之一變再調福建常平司幹官時議榷

閩鹽與帥漕書數千言力爭之曰果行此山有紅巾海有孫恩矣議遂寢甲辰參選衛文別院除書庫官遷武學諭出通判福州兼西外丞安晚鄭公再當國以國子監主簿召九月為明禋舉冊官及上親享公讀祝冊音節清亮上嘉歎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上不次用公公感激上知首言天命人才民心次言括田之害曰利之一字自古為人主心術之蠹缺以富強弘羊以莞推延齡鑄以聚斂進秦及漢唐用其說皆有禍今世理財固為急着然非集眾思不可乃主以一樞臣被生長富貴翼以羣小臣恐利未興

而害先及又言皇祐五年太常博士張述請立皇嗣時仁宗方四十四陛下春秋過於仁宗國本豈可緩又言彌遠用鄭損棄關嵩之招北兵入城南胎襄蜀之禍兩淮生聚逃死沙洲邊臣但以閉門自守為上策數千里蕭條數十城孤立運江浙米竭大農財以餉冗坐之兵守不耕之野諺曰虜哨雖未粮盡自去豈不中其減水困魚之計乎己酉春又言雷雪大作積陰彌月寒如深冬臣以天意觀之必有召怨於民者郡縣和糴帥總漕各和糴召怨一也隨戶握鹽增稅取羨絲粟升斗皆征其贏召怨二也近親權門之

田不問乃括民户世守之業為官莊召怨三也民怨釋則天意回矣四月朔日食公言當崇陽抑陰今日用君子而其勢未固去小人而其根尚蟠曾知白大防純仁雖在朝而丁謂楊畏在外窺伺未已此天所以示變庚戌遷在司諫兼侍講仲冬雷公言在易游雷震為長子資善雖建儲號未正上曰朕志已定辛亥九月有密薦淳祐舊相者公言竦去不復來而韓富終始任用此嘉祐之所以異於元祐也讀疏未畢上曰嵩之斷不復用定國本抵世卿雖上英斷公之力居多壬子除殿中侍御史仍侍講宗臣尹京以公計市寵無敢言者公首疏攻之曰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為可法張方平論塩法以再推為不可今擴酒課而鐵漕不能支斡牙契而天下倖不可為括塩處處有場摧酤在在有庫以至醯醬薪炭斡取不遺長此安窮疏入束裝俟命上使訥齋程公辭諭程公辭曰臣與之同臺知其必力爭尹恃上眷殊無去意公録彈文以臺牒趣之上疑非舊典或為上言紹定間袁韶以執政尹京為臺牒攻去上釋然出尹帥越以余天任攝尹公因講又言天任非才密薦裕齋馬公上首肯俄而余晦尹京以私意辱右庠之士公率同列

奏曰小可成禁抗旣去諸學官亦求去三學皆捲堂而去何惜一晦而使紛紜如此晦遂罷吳子明除大理丞謝暨除知嚴州公言子明以恩澤補右選換文守郡未及考內除班列恥與噲伍昔陳舜封以科第進及為評事太宗聞其父為伶人責宰相不分流品改授殿直暨貴公子未更事豈可付以災傷之州遣內臣宣諭許寢二命且言子明倅荊南兼機幕執政經從親得其安靜廉勤之實欲俟子明自請與外補暨當為別易付還元奏令易以進公奏易疏是自辱臺綱也臣不敢奉詔又言子明衆論不與臣不敢附

會執政之雪十月除權工部侍郎公徑出關上命左璫勉留公去意銳甚又遣都司諭旨公不得已就職內引力求閑退上曰卿未可去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權侍左侍郎詳定殿試公徧歷臺院諫書暴白於世其侍緝熙每緣經義以規切君德指陳晦政上必稱善嘗講車攻上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內外之治貴乎兼舉公奏天保以上之詩六采薇以下之詩三文武治內之意詳於治外講鴻雁上曰宣王安集流離以成中興公奏采芑一詩所謂其車三千旂旐央央凡卒乘器甲皆取於新田菑畝之

閭向使流離猶未安集何以為興復之資近日流民尤當加恤旃厦啓沃不可彈紀惟此二事見於手記其謹密類此素與時相瀆山謝公議不合謝公建遣余晦諭蜀公言晦不可遣由是愈落落丐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婺人來迎公徑歸五辭郡提舉太平興國宮乙卯除知寧國府又辭右相訥齋以書勉公一出丙辰六月至郡視圩田旱損高下蠲其租郡酒課日入六千楮柏户逃散公減千楮宣人便之二責寓部曲素橫一日幹辦府使臣乞黜某人吏白舊例奉行惟謹公折使臣曰罪未至此相公無公移豈可

憑幹辦府申狀而墮平民者縱使去一郡竦然下車五閱月庫吏言公一錢寸縑不妄取自奉苦淡邦人服其清儉以監察御史吳衍䟽詆罷踰年復職與祠令丞相賈公自江上凱旋兗歸大明淑慝每言當垓縈仇疾忠良邪説橫流之際惟公持論正平禮需奏補吏以正郎權從必隔郊相特與奏行人謂公必召用然公已忘情斯世矣壬戌百官班庭奉天基萬年之觴上當宁下周尊黃者漢事三老之詔擢公寶章閣待制仍舊祠與端明陳公塏並命皆以耆年不可致旌異之也公已先上章告老命未至而卒公素謙

厚羣居若無同異者及立乎朝爭辨是非判別忠邪則生面凜然詞嚴氣勁論獻羡曰希進之賞濫及盜臣括利之名累及人主論新寺曰邊境多虞國力已困何不留此財以實邊皆人所難言者余辛亥召人見意一徐公於西府閤令臺臣何如徐公曰他人吾不知惟林元質中立無附麗退求公奏藁讀之信然初余恭人生公九日而卒公終身隱痛事李恭人尤孝敬所居老屋數丈晚始增葺數椽家故有樓名囿山因以自號去國食祠者三鰥居蕭然治栖以一長髯鬚服用如老書生嘗曰吾始生外祖夢有軒車入門傳呼林侍郎吾止於此矣易簀夷然辛酉臘月二十六日也得年七十有八積階朝散大夫贈中大夫所著有囿山集若干卷娶方氏繼葉氏並贈恭人公先葬兩恭人于城西之原至是以公合祔壬戌臘月九日也男三人宗煥廸功郎浙西安撫司準遣宗壽廸功郎新建昌軍南城簿深甫承務郎女二人漕貢進士龔鎮鄉貢進士方夢發其婿也孫男五人介翁以遺表恩奏將士郎嘉翁宜翁濟翁慶翁孫女五人初余與方公德潤王公實之及公少同里晚同朝方公長二公一歲二公長余三歲四人者仕之日必止之

日多有把臂入林尊酒論文之樂不幸德潤實之仙
去惟余與公相視皆七十餘酒邊感慨談諧道舊年
未及吾二人者或傀必言戲之曰君方耳順不宜躐
等衆為一笑余銷禁後還里謂可以尋前盟公遂埋
玉前之躐等者今皆從心而余年八十矣銘德潤銘
實之又銘公嗚呼人徒羨生之可久樂而孰知後死
之鮮懽也悲夫銘曰彼㙜三尺若能言者及至上
前寒蟬噤馬公外嘿然不振鶚人一奮其勇犯顏嬰
鱗力排世鄉容賛國本繩恩澤侯彈京兆尹上或未
悟公執愈堅臣非忤君臣不辱官聖度如天擢置法
從榮進念輕尊退名重里敬老成朝謁耆英度不能
致侯對西清除目及門公已蛻去以此書棺以此題
墓念平生友曾不數人歲晚零落獨存病身東路角
巾西州馬策篤言出門吾行安適自唐以来以誌為
諛謂余不信公有諫書

龍學余尚書

公諱嶸字景瞻故左相忠肅公之仲子世居衢之龍
游縣生於紹興壬午幼受學於耆英劉靖君愚補國
子生尤專若雖同學皃不識其為貴介公子淳熙癸
卯侍忠肅出疆擢丁未第調饒州安仁主簿忠肅守

金陵改監兩浙運司華亭舡場抵官未幾忠肅由西府登庸監西京中嶽廟者再忠肅判長沙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擢第至是十有三載惟華亭歲餘々皆侍忠肅臨方面之日在漕幕為使者條十事皆急政要務切當可行者嘉泰辛酉改秩知岳州臨湘縣侍忠肅再判長沙忠肅薨既護歸葬服闋甲子七月除籍田令開禧乙丑考省試得杭相李文清公卷擢冠本經閏八月除大府寺簿劑局圖散一新蠹獘清矣開禧丙寅二月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四月兼莊文府教授五月除太府丞七月除樞密院編修官

時江氣甚惡狂猘南吠用事者無策欲具海舟浚水門河道以備南幸十二月分輪對言應兵之道氣勝則兵振而敵懾氣衰則兵沮而敵驕因援景德却近臣楚蜀之議紹興却或者閩中之議當示欲進以作天下之氣示欲為以起天下之懦公雖以嚴見憚然權臣外猶牢籠使參預李公壁諭意欲擢公緊官公力丐外嘉定戊辰六月差知南劍州七月陛辭首言三邊解嚴睦鄰繼好如疾疢甫瘳既當防護周密以杜風寒之侵又當從容恬養以散藥石之毒次言中興以來存留州郡十數闕專充職事官補外蓋以人

情無徊徨顧慮之憂斯有雍容去就之美九月合符
南劍首蠲諸邑欠負為緡錢二十六萬有奇郡有攔
河和糴客舟過者率十糴一公亟減其額又有隨留
和糴七斗有奇初給以直繼猶折鹽久廼白取公曰
此與和買何異又懼後來以乏事藉口非可遽革省
縮浮費度所積可支一歲減所糴三之一上其事於
朝建守聞之曰鐔津豈獨為君子乎亦奏蠲減繼至
者又廣公意復捐其半龜山舊廬為巨室所得交訟
公曰有司治此不過用交易法爾以例券錢百萬贖
畀其孫且為立閟宮訪遺槁焉庚子八月除知大宗

正丞兼權金部郎官辛未正月除右曹郎官面對首
言天下未治固當憂其已安者不可恃自古智略高
世有以消弭變故而大本不立不能保其日復之無
虞逆而察之民心窮愁士風消弱權綱沮撓法令廢
弛人才衰靡所恃以為國者無以為他日可久之道
是可畏也次言以資格為守令不問賢否甚者罷軟
衰耄貪刻驕惰之人扳睽親故交結權要肆其貪害
縱復敗露類皆捨大而問小甦罷而倏起四月轉對
言建炎南渡權宜剏置增賦凡四千三百外萬而供
億於三衙與科截於四總所者無慮三千六十餘萬

其耗於養兵者幾十之六七竭天下之力困於轉輸
謂宜士飽馬騰而連營菜色剗心勇氣銷鑠殆盡何
望其投石越距而慷慨激揚乎豈非形格勢禁彼此
判截而揣摩利害迄未得其要領耶臣嘗觀漢胡建
援兵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注謂軍正不
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未嘗不嘆古人防慮
之深密夫事從中御固非委任將帥之術然頤倚爪
牙面略無耳目之助亦非維持統攝之道唐置監軍
法是人非厥今總餉職非不重顧王人之尊自有常
體戎務項尾似難盡究不若別置一官軍事鉅細咸

使與聞其疏達壅樊之長策也六月充金國賀生辰
使既貽對境須洞接伴對展詞語加順館舍饔餼比
舊尤整抵涿州定興縣鈴聲迅急驛馬交馳潰軍纍
々號泣言韃靼到宣德縣去此尺三四百里韃胡垂
首喪氣馬嘶車行夜不絕吏卒相視失色公慨然以
義命勉之曰國家大讐未報天其或者假守外夷以
斃此虜若目見破敗俘執何快如之況韃靼於我無
釁宿昔曠隔難通之情未必不因是可達萬一不幸
身淪異域亦命也安之物愾因裂黃繒為求使旗藏
之俄有使傳虜旨遣回公請留以俟往復再四虜意

惶窘讀纔終紙公借觀徑奪置懷中虜不能拒十月
公至闕下面奏臣臨淮而聞其紛擾之刑過江而見
其虛耗之實調役騷動公私無馬三節始盡用車上
曰馬皆北邊去又奏今韃靼堅銳即女真崛起之初
而金人沮喪銷爍有舊遼滅亡之勢方讐虜疲憊之
餘適國家閒暇之日孝宗皇帝規恢之念無一日忘
自符離未捷不復出師蓋無機會之可乘初非委置
而不問此君臣上下所當痛心疾首是究是圖者也
欲皇陛下深詔大臣講求所以備邊自治者漢有汲
黯淮南為之寢謀則人材不可不儲唐有李勣突厥

不敢南犯則守將不可不擇充國積穀破羌則屯田
不可不行鼂錯募粟實塞則積財不可不廣昔富弼
當仁宗朝銜命使虜既堅盟好方且拳拳以修政備
邊為言公有使燕錄一卷紀金韃情狀尤詳十一月
公奏言財賦散漫無統謂置總計使一員視儀簽樞
宜擇禁從中諳曉財賦風力素著者居之是亦國初
三司使之遺意也壬申二月除軍器監六月乞外補
以便親養七月除西路提點刑獄建臺兩朞五所浙
行部平宄決滯鋤擊強風采凜然甲戌八月除大理
少卿時憸人有為沽激好名之說以傾善類者十一

月公論對謂人之才品難一多以疑似失之孤特者
若崖異讜直者若陵訐老成者若遲鈍沉毅者若顧
望剛勁者若褊隘凡此疑似不可不察復論棘寺四
弊深中事情乙亥三月以越國疾丐祠除知婺州尋
丁越國憂丁丑六月禫除十月令赴行在奏事首言
戰守大計謂蠢鋭者多輕舉玩愒者易苟安戰無必
勝之形守無可恃之勢同聲附和隨事輒變願如古
集議使人得盡言除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
録院檢討官十二月兼權太常寺少卿戊寅正月除
太常少卿時科條繁興或歸咎於絕獎納降為宰執

後村先生大全集 賜硯堂

言若論失計帥臣尤多使諸賢為之必不至是今當
一新規模特以堅忍應幾事尚可為又奏記廟堂數
百言畧謂反顧根本固當舍戰而言守深察流弊似
未免因守而為和昔之善謀國者立於萬死百敗之
地以成雋烈今日之事未至於不可復為何至銷鑠
感縮而甘就下策乎都司或言今日甚得沈鐸季先
山東一項人力公曰向以納降為非今籍其力正論
終不可誣然此軍他日必難制要須有一項勁兵以
控馭之後卒如公言六月兼吏部侍郎七月兼國子
祭酒時京尹方趙時好以沮士氣小司成因此去官

諸生空學出廟堂欲以公鎮之公乞全小司成之去懲府吏之罪然後拜命廟堂初難之公力爭廟堂出尹於外且勉諸生歸齋己卯二月除權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祭酒內帑第監司守貳歲額登虧中批或還官或削秩或展磨勘公言賞罰之權分於北司末流之弊不可救矣為三說以繳還一謂內弊歲入巨萬累朝所積不知其幾陛下儉約無妄費何為空竭至此借曰外郡逋負亦帑吏受賂隱欺所致今捨吏不問而先譴監司守貳人其謂何二謂天下財賦悉有一定窠名逋慢乃為曠職供輸豈足言功但此

既開賞之不可勝賞不賞無以酬勞異時尚費處分三謂賞罰之行當在中書今若悉由中出而中書但務奉行豈盛世事時某人方睥睨西地諸生欲舉幡攻之其人祈公一言歇諸生公固拒某謀遂寢六月陞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三乞祠十一月除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以歸庚辰十月改太平州辛巳春虜犯蘄黃沿江戒嚴八月有旨以采石水軍聽守臣節制措置公物色軍中積弊盡剗除之修戰艦造戎器閱射藝旌旗壁壘精采一新有須知一卷又別刱防江新營以廂禁溢額衣粮別募精銳紀律視大

軍撥錢二十萬緡為防江庫以備賞激有條約一卷壬午九月除煥章閣待制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東撫使兼行宮留守公事公在當塗時歲旱潦皆有一禱而應至是江漲昌城郭公精祈而潦縮選官吏視災傷家賑給有差一如在當塗時具遣醫療疫家至戶到全活尤衆潦後苦飢發廩予糶又不足則蠲稅招販　無飢莩者以樽節錢十五萬緡為循環糴本名曰平止公經畫闡事親至唐灣靖安閱習舟師如采石軍以三十萬緡救防江備用庫他所興修數十有事目一卷自淮出溢口何處發源何處江

委官相視盡得南北要害每謂行伍中人財多為管軍所壓時時按行籍記遇朝廷之使多以問皆得其人京河帥許國憚山東降附之橫欲耀兵誇之大合諸軍閱山陽移文沿江制司調發公答以千里赴教且當冬寒無故使士卒疲弊恐軍氣不張反為北人所輕後察白於朝不能止會久雪教閱之期屢展士卒暴露胥怨而北軍疑其將不利於已卒致內變人始服公遠慮公雖蹈貴而自奉蕭然如老書生陪京號佳麗地公以清約倡諸司未嘗有參嬉之宴十月除顯謨閣待制寶慶乙酉二月提舉安慶府真源萬

壽宮公憫鄉俗不舉子置局三所各給錢米藥餌
又以火葬之俗近戾為義阡四所刻石表塋種松成
列旁為厚俗庵守以僧買田贍之時宰與公同年常
言安得余景瞻來相助公聞之不皇安里居四載無
寒暄一字相忽專書問勞欲公出當事任公謝不能
紹定己丑除知潭州荊南路安撫使時諸峒反側事
變方棘公不敢辭九月開閫衡之鄱縣沙甫峒郴之
桂東縣高垓峒相挺而起已破酃縣犯茶陵公察致
寇之由首罷黜貪雪吏檄諭禍福且奏調鄂兵以張
成聲沙甫寇欲降未決憲司邀有會兵討捕之文寇

息驚疑公移書功止寇不聽且設招格倍於帥司
寇愈玩侮復破資興時鄂兵未至寇張甚公截留飛
虎戍兵數百守茶陵以屬官王友革留子邁董之又
調蘇洪飛往茶陵以死爭險鄂兵適至諸將連捷沙
甫酋領詣行司束身歸罪未高垓負固公遣鄂兵抵
耒陽扼其前檄王友革留子邁以飛虎軍泊安仁掩
其後明年春高垓寇相率赴軍前首降衡之常寧世
忠峒素有怨閬內相攻縣令偏有所主遂犯省地公
撫定之且賑活酃安仁耒陽資興諸邑被寇禍者安
仁浦陽富室閉糴有嘯聚強糴者公遣古靈寨官率

隅繼收捕衡山之滌家原永興之大支劾孽蠭起公
立賞格布方略至忘寢食以次蕩平部內肅清全守
裒歛貫怨營卒失伍破吏家掠市肆公先劾貪守檄
前全倅王夢弼攝郡除首亂者餘勿問一郡帖然詔
以夢弼知郡事辛卯正月以平寇功除寶謨閣直學
士依舊任公每謂湖湘莽為盜區郴衡諸邑無城所
致請於資興縣程守支築城以捍高垓之寇茶陵縣
築城以捍沙甫之寇計費錢十萬緡米萬石願身任
其費不煩科降資興寧縣仍移縣殘毀改名就城多
陵茶古城基址猶存今但增築二城皆以辛卯九月

經始壬辰九月落成又謂城必有兵宜以飛龍二百
人戍茶陵一百人戍興寧別樁錢四萬緡以備三年
券食其地控扼兩峒咽喉郴衡諸邑可高枕而卧矣
郡有惠民倉前帥曾公從龍所創豐歉不常寖虧舊
額公樁錢五萬緡創庫收其息以補虧始至師旅飢
饉軍府赤立而公平鄱寇繕城池築險要防溪峒事
力沛然復以錢三十萬緡置備用庫為緩急之防新
建貢院傳舍亭臺之類屢書不一書若夫雨鬼輸者
去日帑有餘積閱府縣版籍為下戶畸零税代輸舊
委右選部餉虧二萬餘附縲繫數十家公為償逋且

除敷文閣直學士依舊任乞休致四月除華文閣學
士淞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六月進封信安郡開國
侯再乞休致七月召赴行在公祈閑愈力除寶謨閣
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逾年十命陳公卓移書
問安否意向且除公兵書公在長沙積勞體中有微
恙然神明不衰屢上免牘陳義慨然上嘉歎除煥章

閣學士依舊祠丙申十一月御筆遣工書累辭不允
嘉熙丁酉夏秋疾七月戊寅晦呼子孫戒曰我與忠
肅世荷國恩清約無厚蓄汝等當强學繼志隨閥
遺表更數字釋筆定而薨享年七十有六上震悼特
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贈
卹如儀龍游之余遠有世序曽祖鐸贈太師益國公
妣傅氏益國夫人祖繪贈太師蜀國公妣虞氏燕國
夫人父端禮特進左丞相贈太師封衛國公謚忠肅
妣葉氏越國夫人公娶徐氏先四十年卒繼應氏先
二十二年卒皆贈郡夫人子男四人道申道永早世

資其銓調皆泣拜而去公嘗自言叨守四郡非有生
財之術惟吏不得欺而無滲漏已無苟取而不敢妄
費他人管蠡小智錐刀微勤必誇詡鋪說公於國有
大勳勞之其辭謙厚如此故詳著之端平元年正月
除敷文閣直學士依舊任乞休致四月除華文閣學
士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六月進封信安郡開國
侯再乞休致七月召赴行在公祈閑愈力除寶謨閣
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適年十命陳公卓移書
問安否意向且除公兵書公在長沙積勞體中有微
恙然神明不衰屢上免牘陳義慨然上嘉歎除煥章

閣學士依舊祠丙申十一月御筆遣工書累辭不允
嘉熙丁酉夏秋疾七月戊寅晦呼子孫戒曰我與忠
肅世荷國恩清約無厚蓄汝等當强學繼志隨閱
遺表更數字釋筆定而薨享年七十有六上震悼特
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贈
卹如儀龍游之余遠有世序曾祖鐸贈太師益國公
妣傅氏益國夫人祖繪贈太師蜀國公妣虞氏燕國
夫人父端禮特進左丞相贈太師封衛國公謚忠肅
妣葉氏越國夫人公娶徐氏先四十年卒繼應氏先
二十二年卒皆贈郡夫人子男四人道中道永早世

球奉議郎知潯州桂平縣先公六年卒璪某官孫男三人皇某官垓承議郎添差通判紹興軍府事槩登仕郎早卒孫女一人朝散郎大理寺主簿王同祖其婿也初公自卜葬於忠肅公墓域之側石壁之原孫璪以次年二月二十日奉柩安厝從治命也余惟忠肅公紹熙顧命大臣援立寧考慶元相業其保全定策國老平亭偽學禁錮功在社稷號爲南渡名宰公接緒言而傳心印其告吾君必曰任賢去邪其告大臣必曰開誠布公其言財利必曰損上益下其語和戰必曰斬使焚與其論紀綱必曰不可使中人預

政令不可以中批行賞罰孤直行一意終始持一說立朝如陽城孔勘臨邊如羊祜杜預近世名卿將指公指不多屈西山眞公復齋陳公尤敬重公葬三十一年而垓奉木公尤所作行狀請銘於予予先君昔與公同爲樞掾情如好兄弟但姪不同耳某甫冠受教於公先人棄諸孤時公方奉使畿內遣吏士撫孤發使先君返骨首丘而一門百口生還故里者公力也某終身不敢忘木石公亦余故人昔俱被遇穆陵同時爲史官爲詞臣鄭樞載伯之薨某狀其行而木石公銘之今木石公狀公公之行而某銘之

球奉議郎知潯州桂平縣先公六年卒璨某官孫男
三人垕某官垓承議郎添差通判紹興軍府事槩登
仕郎早卒孫女一人朝散郎大理寺主簿王同祖其
婿也初公自卜葬於忠肅公墓域之側石壁之原孤
璨以次年二月二十日奉柩安厝從治命也余惟
忠肅公紹熙顧命大臣援立寧考慶元相業其保全
定策國老平亭偽學禁錮功在社稷號為南渡名宰
公接緒言而傳心印其告吾君必曰任賢去邪其告
大臣必曰開誠布公其言財利必曰損上益下其語
和戰必曰斬使焚㨶其論紀綱必曰不可使中人預
政令不可以中批行賞罰狐直行一意終始持一說
立朝如陽城孔勘臨邊如羊祜杜預近世名卿將捨
公指不多屈西山真公復齋陳公尤敬重公葬三十
一年而垓奉木公尤所作行狀請銘於予予先
君昔與公同為樞掾情如好兄弟但姪不同耳某甫
冠受教於公先人棄諸孤時公方奉使畿內遣吏士
撫孤嫠使先君返骨首丘而一門百口生還故里者
公力也某終身不敢忘木石公亦余故人昔俱被遇
穆陵同時為吏官為詞臣鄭樞載伯之甍某狀其
行而木石公銘之今木石公狀公之行而某銘之

不敢以荒落辭木石公所已載者不復出也公所著
書有周易啓蒙詩説略毛春秋大旨戴記序發畧振
坦類藁肯堂賓談隨筆肯堂職業及雜記録各若干
卷藏於家銘曰本朝名公卿家庭供貂蟬仲儀於文
正子順於忠宣東都事遠矣姑述近者馬福公有後
齋紫巖有南軒皆以于淑後豈惟翁拜前卓哉肯堂
公忠肅之嫡傳追懷慶元初雙手扶厦顛迓續天命
永矯揉國論徧色線用不盡一卷付衆賢及胥谿輸
忠授鉞勞籌邊平生仁義諫丹青累百篇居中每不
久去若翦離弦防江垂四朞鎮湘亦六年念昔坐春
風々聞雜言長慟閟一丘孰能起九原斯文偶後
死雖耄猶勉旃幸與木石老附名石壁阡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四十五

不敢以荒落辭木石公所已載者不復出也公所著
書有周易啓蒙詩說略毛春秋大旨戴記序發畧捩
坦類藁肯堂賓談隨筆肯堂職業及雜記錄各若干
卷藏於家銘曰本朝名公卿家庭俱貂蟬仲儀於文
正子順於忠宣東都事遠矣姑述近者馬福公有後
齋紫巖有南軒皆以子淑後豈惟翁拜前卓哉肯堂
公忠肅之嫡傳追懷慶元初叟手扶厦顛迓續天命
永矯揉國論徧色線用不盡一拳付衆賢及胥寮輸
忠援鉞勞籌邊平生仁義誅丹青累百篇居中每不
久去若翁離疵防江亜四朞鎮湘亦六年念昔坐春

風琅琅聞雜言長慟闕一丘孰能起九原斯文偶後
死雖耄猶勉旃幸與木石老附名石壁阡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四十五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六

神道碑

忠肅陳觀文神道碑

公陳氏諱韡字子華曽大父諱信贈太傅有隂德母華國夫人黄氏大父諱衡通直郎賜緋贈太傅母發國夫人黄氏墓皆朱公所銘丈公書法嚴不以一字假人然稱太傅重厚長者自謂淺之乎為人知之不盡父諱孔碩中大夫祕閣修撰贈太師母福國夫人田氏邢國夫人鄭氏太師少受學於朱呂二先生仕歷兩朝名重一世號北山先生公生十日而福國亾

鞫於祖母婺國崇釋教偽談佛有捨身餧虎者公猶
髫齓獨曰奈何飽此惡物婺國異之曰佛化虎使不
為暴耳未冠袖贄見淡軒楊先生方淡軒覽而奇之
賀北山公曰真英物也北山性剛嚴公左右承順無
違事繼母盡孝遜父郊恩與弟穀始應舉擢開禧乙
丑第授江州湖口尉時乾淳諸老惟水心葉公殿後
公往師焉水心為下一榻期之甚遠嘉定三年侍北
山公使海陵叛寇胡海挾虜驟至公募死士合鹽軍
迎擊於青墩破之六年之官湖口當路交薦九年
秩滿再調南劍州録事參軍丁鄭夫人憂十三年服

除差監行在編估打套局門十四年淮閫忠肅賈公
辟京東河北節制司幹辦公事公謂山東河北遺民
歸我直使歸耕其土給以耕牛農具分配以內郡之
貸死者此是錯實塞趙充國留屯之策也然後三分
齊地張林李全各處其一又其一以待有功者以分
其權河南首領以三兩州歸附者與節度一州者守
其土忠義人盡還北然後括淮甸閑田倣韓魏公河
北義勇法募民為兵給田而薄征之擇土豪統率通
泰鹽販又別廩為一軍此第二重藩籬也十五年淮
西告警公策虜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我備

多力公使卞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盧
州以待之虜將盧鼓搥新勝難於漳關乘銳急戰當
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必可勝又使時
青夏全侯虜深入以輕兵掠其巢穴亦一策也其後
虜果犯安豐公奉檄如盱眙犒時青軍改淮西制置
司幹辦公事再如盱眙見劉琸調卞整張惠呂成進
夏全諸軍應援擣虛皆行公策遂有堂門之捷俘四
駙馬公赴都堂稟議未至改宣教郎陞淮東制置司
幹辦公事史丞相延見置酒酒行輙探懷中紙俾籌
之凡十事公立剖決丞相悉奏行之除將作監丞陞

制司參議兼通判楚州十六年四月忠肅公以疾入
奏委公暫攝忠肅公訃至為位哭之哀權閫丘侍郎
壽雋尤敬公自以受知忠肅力求解罷又以新帥鄭
損許國與賈宿憾乞避之居閫幕三載以公兼恩信
得衆李全爵位寖穹公每折以理輙聳動衆恃以安
初易帥北軍讙曰願得陳制參為制置公叱曰若朝
廷頒一束草在制使廳上汝輩亦當敬事妄言者
斬李全與趙拱評南朝人物謂若有三五个陳制
參中原不足平也全妻楊氏每戒全無失禮於公十
七年赴行在奏事北人泣送二月除太府寺丞奏今

為邊患者三有垂亡之金有新造之韃有歸附之忠義金韃存亡未分忠義叛服難保一二年後雖欲安坐固守不可得也宜早夜以克復激厲中外之心不可以自守沮抑將士之氣士氣一惰作之實難忠義外附已久邊境有急輒為先鋒功不可掩若謂其真可保十萬之衆豈皆忠臣孝子因獻三策一儲人材以為邊境之用二廣屯田以省漕運之費三練南兵以防偏重之勢三月差考公試五月主管華州雲臺觀寶慶改元真文忠公舉公應詔稱其自少英發有志功名博覽古今慨慕賢傑於用兵壽邊之畧尤

喜討論同時在邊之人多言其忼慨推誠能得忠義之心豈可使之久閑二年七月令赴密院稟議辭乞終養差知興化軍五年春甫下車四月移知真州去而莆人既思至今未至除淮東提刑尋直寶章閣依舊提刑兼知寶應州八月除大宗正丞兼工部郎官改倉部郎官奏事言今人心懈之賢能隱吏治汙而民生困國計匱而兵力弱興起振刷在陛下一念間耳又論馭將之失四制兵之弊六皆切中時病膏肓十一月蜀帥言韃欲和公言聞李全自稱山東河南行省部領韃兵至山陽聲言為我決和議外聞誅其

甘言竊為憂之全覺許國疑隙既深青社被圍忽我
不救甘言正是誘我又言朝廷倚重時青以亢全今
解仇合從與雖為一君朝廷謂時青真可以離人真
欲和李全真悔過三尊相因恐貽無窮之憂與時議
不合丐祠不報紹定改元三年時青為李全所
戕其將王海閉關拒全公言獨有命王海管時青軍
使不折而從李然後聲全之罪致討不然國家無寧
日矣再請祠不報五月太師公訃至奔喪亟歸二年
四月葬太師公十二月盜發於汀劍邵群盜蠭起殘
建寧寧化清流泰寧將樂諸邑閩中危急帥王侍郎居安
請公提督四隅保甲公辭之漕使陳汶倉使史彌忠
告急於朝謂非公莫辦此賊起復知南劍州辭不獲
遂行三年正月至郡籍峽常丁壯為一軍沙縣紫雲
臺告捷公重賞之川兵至縣少劍死者數十人公厚
卹其家勵其衆曰始若輩望風而遁今知進而不知
退雖未勝而勝勢已見斬覘賊白旗不用命者沙縣
破賊由間道趨城忠勇軍破之於高橋賊乃趨邵武
尋除直寶章閣起復知南劍州提舉汀邵兵甲公事
福建路兵馬鈐轄時賊愈熾尚有倡當招不當捕者
公言始者賊僅百計王侍郎招而不捕養之至千程

內翰招而不捕養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算求淮西兵五十人可圖萬全賊破邵武詔公兼本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卿試中調精兵三千五百人適至公調五百人由泉漳間道入汀五月擊賊於順昌勝之六月兵大合除直寶謨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南劍州充招捕使七月公親提兵至沙順昌燕將樂清流寧化山前督捕又申密院乞下江西防賊走路所至魁提九月分兵進討十月進功五營賊寨平之十一月破潭飛漈賊起之地虜其巢穴十二月除汀州城叛卒諭降連城七十二寨汀境

皆平四年正月遣將破下瞿張原寨二月躬往邵武山前督捕餘寇沮水未渡公褰衣大呼諸軍和之響裂山谷賊有晏彪迎降公以其罪不可赦力屈乃降後卒誅之進右文殿修撰五月特轉三官兼知建寧府公乞持餘服不允南劍民相率祠公名曰千秋報德愛仰堂真公作記七月至建時衢寇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張甚殿步旅數千未敢進公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寨賊出迎戰見算子旗驚曰此陳招捕兵也皆大哭擊急之衢賊亦平五年六月丐祠不許九月兼福建安府十月至福州閱

武十一月還建六年五月除寶章閣待制知隆興府
江西安撫使辭不許八月交印憝賊陳三搶據松梓
山寨出没江西廣東所至屠殘公遣官吏諭降賊輙
殺之決策進討道行盱密訪前害守臣營卒姓名書
游麻姑夜禽十卒斬以徇奏寛十一州上供綱銀及
蠲隆興米綱積欠九月抵豫章以盜賊起於貪吏奏
鞫守姚鏞興國守王相御筆各降五官安置且降詔
奨諭又曰江西冦盜稍誅皆臣下欺誕事權渙散所
致若決計蕩除數月可辦十一月節制江西廣東福
建三路捕冦軍馬公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

循州自提淮西兵及帳下親兵擣賊巢穴十二月兼
知贛州諸將破下平小平四寨及百大賊峒瑞平元
年正月開三路幕府苗秀榮軍至分屯田平固百丈
陞華文閣待制二月抵贛斬將士張皇賊勢及掠人
物者廣東憲司申張魔王經畧司申陳三搶皆已出
降公奏其欺罔已而齊敏李大聲所至尅捷諸屯日
有俘獲公謂截髮刺字之人皆脅從者給印據使散
歸其家三月分兵守大石堡截賊道遂破松梓山三
搶與餘黨縋崖而遁初江廣群盜皆聽命於三搶
服飾僭擬蹂踐十餘郡數千里無炊烟公親督諸將

乘春瘴未生薄松梓山賊賊悉精銳下山迎敵旗幟
服色甚盛我軍步騎夾擊又縱火焚之士皆攀崖而
上賊巢蕩為烟埃張魔王自焚梟賊千五百級擒將
十二得所虜婦女牛馬及僭偽服物各數百計三槍
中箭遁與齊敏軍遇鏖擊敗之賊遁翌日追及於下
黃又敗之餘衆尚千餘雖獨略盡三槍僅以數十人
遁至興寧就擒檻車載三槍等六人至隆興斬之賊
跨三路數州六十寨凡七載公自出師至凱旋不四
閱月兵士死者僅數十人近古平寇未有如此神速
者然一以忠實行之奏辭三路節制司仍祠除權工

部侍郎兼江西安撫使知隆興府六月入府視事時
三槍已誅有小張魔王者未獲循州解張八官六郎
其人公言廣東屢言三槍已擒已殺後殊不然此豈
可信卒不奏詔落權賜金帶再祠不許除依舊工侍
兼江西東安撫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沿江制置使
十月抵建康仍舊節制和州駐劄寧淮軍先是議者
謂金虜雖興銳意進取以公威望日隆欲付此事公
奏謀國譬如弈棋凡欲殺敵必先自活今盜賊已平
當且息民務農阜財積穀汲汲固圉若竭東南之力
以事西北循虛名而受實禍矣至是得旨帶職奏事

二年正月賜對緝熙殿公拜疏畧如前奏謂去歲偏
師失律人固憂之臣以爲若使僥倖而捷勝相尋
則其憂更大願思天戒可畏察國力已殫毋誘於外
先固其內又言國初命郭進守邢洺李漢超守滄景
李謙溥守隰賀惟忠守易皆十餘年不易太原可攻
而不攻燕薊可取而不取當時契丹方强雖不與之
校以遲威亦不急於和以示弱藝祖禦戎之策如此
又言前代立國於南如孫權陸遜以識虛實知形勢
而安諸葛恪以狃勝而敗孫皓以貪地而亡又言庾
翼褚裒商浩非舉之蔡謨王羲之孫綽之言是上嘉

納賜坐使畢其說二月再內引條上十四事公久
去闕庭一旦見天子傾倒肺肝所言有端平諸臣所
未言者由是與廟謨枘鑿矣辭還建康奏孟珙不當
驟爲馬帥夏全降不可輕信五月丐祠采石軍將盧
宣拒追殺襲元奏案上丞相欲貸其斬死公之六月
再乞祠謂自嘉定以來閫臣率用宰相私人臣本書
生直道而行與今丞相素不相接冒當閫寄孤立無
援乞撥鄰路錢助建康已報可而中寢和糴未舊輸
建康今撥隸平江併欲與轉般倉廢之是財穀爲臣
所累而儲積不豐將佐有罪詰問遽呼稟議有勞申

碑沮抑不行是將佐為臣所累而黜陟不明昔子蘭
譏屈延賞怨晟臣實懼焉疏入不報是月鎮江防江
水軍蔡福興等入城縱掠先是殿旅失伍因而撫之
其子弟在軍中者謀為變覬黃榜招安得厚賞托言
軍吏減尅以怨衆從者千六百人制閫總餉郡安皆
主招安公謂此策若行何以為國調四統制王明等
由水路張仙等由陸路李大聲由間道出賊背賊入
句容茅山四將會攻賊乘高迎戰將士撤居民門扉
蒙之而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七百餘人蔡福興走至
金壇捕斬之拊定其在寨者摧鋒軍將曾忠戍惠州

以不更戍叛犯廣州公遣陳萬等討之所謂不滿八
百人賊知為招捕司兵亦請降公力丐調祠至三上
遣中使宣諭賚賜器幣香茶公奏謝請益力會賚劄
抽回折洗戍兵淮東制閫怒斬馬司副將韓璋公殊
不能平上命近輔移書諭解東閫亦以書來謝過御
筆獎諭卿以儒知兵閱熟義理必能恢休有容之
量以大所受康蘭冠貫之事其深念焉且賜金器等
物公因奏謝復溫前請御筆除權工部尚書沿江制置
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辭降詔不允時諸路數有
軍變上降詔罪己公以上方罪己而臣子偃然受賞

力辭至四同知鄭性之以五所得公書達乙覽乃可
其奏十月堂帖委假畝輸楮辭之十一月御筆除刑
部尚書加大使往來逆視江鄂措置捍禦公言六朝
都金陵其置揚州其東二百里地置徐州於京口其
西三百里置豫州於姑孰皆宿重兵其上流則就武
昌置江州就江陵置荆州溢浦襄陽皆在所統相去
皆不過六七百里蓋有以荆兼江州者矣未有以揚
豫兼江州者唐鄂岳宣潤亦分三鎮今臣所統兼晉
豫徐揚三州唐宣潤二鎮自許浦至池之東流已千
四五百里復兼江鄂泝流幾二千里形勢不接況江
鄂將士隸副閫又隸京湖制司今又隸江淮大使司
十羊九牧及以害事奏入上從之時已命曾樞使從
龍督視江淮魏僉樞了翁督視京湖公與鄭同知書
言韃以虛聲搖我我當以虛氣蚕之鄰閫心有慊氣
先奪語多張皇時左相諭上意欲令公開宣幕公言
宣督皆虛費無益乃止三年五辭刑書大使之命從
三月斬裨將崔福驍勇而悍戾數犯軍律公切切教
戒及是遣從王鑑往上流諜報韃兵深入福托言冀
女徑歸遂伏誅公言中興以江為堂奧淮為藩籬中
更趙張諸相韓岳諸將講求區畫分屯列戍參錯要

害累聖相承未之有改雖檜主和佐擅權而不敢變
故相初年尚仍舊貫晚私姻族使當兵寄然後兵有
偏聚之勢炎紹備禦之深意於是大壞今莫若修復
舊規因請巡視江面陞寶謨閣學士時趙尚書以
犯襄陽之變臺論乞遠竄公請還職名為贖罪犯遂
得內徙月九巡江合教諸軍萬二千人于采石會淮
東趙制置於儀真趙始感服十月詔應援兩淮公奏
已與臣蔡定約協心共濟如臣犯之罪既沾禋霈宜
許自便使得就葵與臣共籌兵事十一月韃將軍葉
國大王以七萬衆破固始犯淮事公命王海李仙李
雄廖雷提兵往援十二月連親至寧淮軍死事家
其妻子令馬汝海部千騎哨探八月令王忠援蘄黃
吕文德援安慶九月韃犯安豐十月光州告急調安
豐壽春精銳五千赴援有旨令趙葵調猛將精兵間
道趨淮西夾擊又令江州都統萬文勝以所部入黃
州同王鑑捍禦安豐告捷殺韃酋圖尚大王十一月
韃陷定城圍光州調東四趙千人往援公奏 州城
堅兵精韃攻之不遺餘力必破而後已且以 兵無
策自効容劄下京湖淮東各調萬人赴援 已失守
公待罪十二月御筆以光黃蘄舒隸嵩之 濠和壽

隸奏召公赴行在公即渡江南歸臺疏貶秋職三年
正月復元官職三月召赴行在六月除工部尚書皆
辭十二月御筆趣覲四年四月趣行又行辭五
月改刑部尚書淳祐元年四月趣行辭益力六月除
徽猷閣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公奏半體弦緩已
成廢人況湖湘風寒之衝見任人董槐洞達事宜合
令久任詔不許二年依舊職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
宮五年正月朔召除兵部尚書左相范公鍾諭旨趣
覲時嵩之已去杜公範拜右相五年趣行復五辭杜
公手書勸至令福州通判勸勉赴闕除禮部尚書辭

乞改畀閒職京祠以備顧問繼戰獲捷軍於宣化公
料韃必興忿兵屢趣淮東出師卒不如約諸將獨當
虜重兵公又調房真等千人往阻風未濟真先登死
馬是夕韃以所攻六合生兵奄至圍我師數重諸將
殊死戰三晝夜皆死之陳萬以其軍突圍出韃不能
亢皆驚相語自與金人交兵未有此戰後得降人高
虎兒言韃士馬死數倍頭目四烏勃野殪於陣華
國六王中箭畀歸至藕塘斃公奏臣在兵間十年隨
行將士不過二千與共甘苦不啻子弟比承聖訓援
淮臣忠憤所激悉其所有冀紓國難白刄在前將士

人人効命不愛其死臣何所憾然十年收聚一旦失之朝夕悲思遂發狂疾乞生前致仕且繳納前後告上勑手詔勉諭自為文祭戰死者詞旨甚哀擇吉地封而表之曰忠臣義士盡節之塚又差次賜賞請於朝行之轉兩官煥章閣學士依舊任淮西制置使史嵩之除京湖制置使兼沿江制副趙葵依舊淮東制置使各轉兩官陞閣學並焉命鞬兵歸道命合肥制司贈以金幣且留其使王檝與計事公欲伺便殺之不果得旨以便宜行事益修邊備刊建炎提刑謝眖勸虜文以厲戰士遂發建康迹視和廬安豐無為城壁選豐濠壽光强壯二千為游擊軍趣行至四五八月造朝論五事言臣觀今用人以一人譽而進擢一未幾以一人毀而斥去又觀立政造事以一人建明而遽行以一人沮撓而隨罷豈非聖斷動有牽制而於發强剛毅以有執者猶未能勉强而力行乎二言古今維持其國曰教化曰人材今上無教下無學士離襁褓即習科舉苟竊一命沈酣利慾望其以道事君以義徇國豈不難哉臣意岩穴之間鄉黨之内必有篤學好古孝弟忠信之人宜命中外臣僚博訪精擇三言今兵財築底兩淮流移幾數十萬彼方

各有土豪使一土豪募二百人不過得百土豪則二
萬兵談笑可辦或言何以廩之臣思之尚有一策諸
郡禁卒本是禁衛使駐泊外郡就糧爾今不分廂禁
皆謂之郡兵欲除帥府外大中下郡於舊額中各減
三分之一以所減衣服糧餉廩兵之司如此則無增
兵之費四欲旌死節如陳隆之曹友聞皆蜀書生死
事恤典未行又丙申援淮兵將恩録其後其家日守
部門今亦未下五祠事不肅上皆嘉納緝熙宣引給
扶後遂為例薦蔡範等十八人畜奏繼絶世裁濫恩
兼侍讀修史又言銅錢漏泄外國之患十月繳進三
經要語歷年國十一月冬至除端平殿學士同簽書
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畧公言宰相入堂不
得過閤既不通情安能協濟此必侂胄以來意欲獨
運遂成此風不可不革上然之而范相意已不樂同
提舉編修勅令御筆强兵之事葵治之裕財之計辯
治之各擇乃屬一相總大綱而中持衡馬公奏詔條
上事宜詔以京尹趙與𥲤兼提領國用所六年正月
辛卯朔日乞食公解機政不許詔同與𥲤赴緝熙殿
奏事公奏户部列在六卿下執政一等都司庶官尚
可摠國計奔走堂吏而尚書及不可耶臣為執政被

命主財以尚書為副貳亦猶執政為督視用尚書侍
郎參贊爾今擬用一參詳官臺諭已及臣投老一出
非求富貴實欲忠主報國爾天章筆札之對未上金
陵條例之謗已 方用一人已逐去之誰敢為陛下
任責者 三月再計國用事又奏乞代董槐使廣西又
屢乞罷進上皆不許 六月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
辭不允賜宸翰六軸曰白雲山曰放生池曰手麓曰
為山曰晚香曰 從所請也 八月和御製紀夢詩
三十韵以天變 奏乞罷政御批其後還之是日殿
院章琰李正言李昂英交章論公逮晚御筆琰昂英

並與在外差遣二人言公庇嵩之擬國本不知上嘗
問嵩之罪公奏罪莫大於不孝又嘗密請遂建上問
卿欲誰立公奏昔 以此問包拯拯對臣年七
十非邀後福者臣亦年七十矣二事皆上所知而章
李不攷實以觸上怒 素為潛養昂英激汀卒之
變公嘗欲劾之皆不 於公又欲為潛開路上既出
二臣公待罪不和塔 押赴堂手詔卿之出處皎然
日月焉可厚誣雖勉留甚至而公去意決矣七年正
月上壽稱賀訖出梵天寺集英殿大宴後幄奏事訖
罷致前筵畢即出宣押赴後筵繼五疏乞去皆不許

自是深居謝客罕預朝會論丞相元樞亦罕入堂四
月從駕朝獻景靈宮公入奏出浙江亭連入三疏詔
封還之諸公既立門庭分黨與咼味失和錢務久曠
上始有改絃之意游公冊勉趙公葵督視江淮京湖
公知樞密院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同提舉編修
經武要畧而鄭公清之再相王伯大吳潛並僉樞內
引上諭欲出湖廣宣撫使之命公奏如此又費一項
犒軍錢不若止以安撫為名上然之御筆令依舊宣
司體例廣西權聽節制尋內引朝辭錫宴御書駁馬
行及賜金器香藥纈羅滌奏行府事宜辟置僚屬皆

報可五月就道以大理　沈死向隨魏樞督視所至
撥擾不謂經營隨司逆下之獄所至肅然八月抵潭
州密奏提刑宋慈所害言大理諸蠻事宜九月郗試
飛虎軍抽摘諸州兵拍試御筆問四事公言斡腹
之說此實過疑有備無患自治上策要之先事之備
貴於無迹目下安平忽爾汲汲軍事徭峒安南必且
疑懼不若愛惜民力拊輯蠻徭恩信既孚却用團結
洞丁舊法止作州縣常事行之庶民聽不驚根本自
壯御筆又云朕日夜以思姑述所見報卿更宜深長
慮之公奏遠交大理不如近結諸蠻因奏茶陵知縣

黃端卿死節七甲総首扶榮祖陣没及土豪平寇功
賞并措置邕宜融三州事宜湖湘之俗信巫尚鬼如
慶歷之黃捉鬼南渡之鍾相皆始於造妖惑衆遂嚴
為禁防毀郡縣淫祠修崇南嶽祠炎帝陵廟屆大夫
賈太傅祠由是楚俗一變八年奏乞鮮罷知樞密院
事蜀閫報韃侵威茂南丹思播往往譌傳相恐公一
鎮以静朝廷頗為所動公奏臣訪之蜀人威茂之外
皆羌也羌人相攻擊每歲無之且劄報廣西如果有
警當使當用狄武襄故事仍令二閫及下宜州以重
賞募蠻生擒韃賊解來審問 之皆虛傳也五月御

筆奬諭持轉一官奏乞録張彥贇之後十一月奏來
歲七十乞致仕九年正月上 引年至三四閏二月
除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辭六月還抵
于麓里第七月六辭鄉閫仍以寄槧苦辭詔依舊觀
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自是閑居十年無歲
不乞休致開慶元年二月轉持一官依所乞致仕九
月虜偷渡鄂渚丁六全冊免吳潛代之十一月召赴
行在十二月落致仕依舊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力辭
景定元年四月吳潛冊免御筆公轉一官福建路安
撫大使自全永臨瑞残破內地震動朝議籍公重望

鎮壓全閩久格不可濳去乃盼命公度不可辭起七
月視事閩中僧刹十五百區舊例住持入納以十年
為限謂之實封官府科需皆僧任之不以病民近以
州用不足減為七年或五年甚者不一歲托以詞訟
數易置由是因槩公首命罷之營卒有前政譁譟犯
於階級者公捕斬之累年未獲之盜皆擒戮其首惡
及寓家山行海宿如履家舍矣九月乞休致二年正
月持轉一官仍舊職致仕五月公徧謁先塋以初度
日飯僧於方廣岩還第却葷茹絕粒屏藥自言無
所苦但日覺清虛之六月戊申初夜有星火如盤杅

飛墜里第之後圃已而公薨享年八十二七月以遺
表奏上震悼輟朝贈少師

國事須是和齋湯侍郎中論諸公互短長有至於一、
片至公血誠柳齋外難屆第二指其為當世慕仰如
此先帝訪調臣於公公奏光臣孔碩評今丈人惟克
莊尤老蒼後忝扉掖預聞大典冊公力也公門生故
吏滿天下今存者無幾銘非後死者之責乎銘曰良
輔隆準靖翊虬鬢史稱其學出於孫吳忠肅父師乾
淳大儒方其未貴嘗遇於塗眼叟蕭然發以示余朱
張語孟了無它書一旦起而畫策矢謨謂紅衲襖舊
虜新胡三患不治必為癰疽方布恩信大為模規遽
以艱棘浮湛里閭盜震於隣急詔起盧以一達掖當

後村先生大全集 賜硯堂

萬狼軀身先將士鼓行直趍擷翻貐冗蕩滌兇匯全
活脅從薙獮魁渠東南再安誰之力與功崇業廣茸
蠢麟符盱潤尺籍脱巾狂呼衆議姑息公決勦除以
順討逆如探卵雛輿櫬對壘壟尾嗟虛彼哨無時此
備有餘大龍虎戰小蛟蛇鬭鐘衷相戒晉未可圖自
丁丑後至庚申初天步屢危以隻手扶先帝知公付
以鈞樞公與思堂志念素孚及籌國事氣直論孤每
曰吾非伴食之徒帝察公忠眷禮特殊以見執政開
幙重湖暫建鄉閭復懸其車公再來游人戲閣浮廊
廟非貴山澤非癯或騎箕星或跨鯨魚人鑑亾矣梁

木壞乎疇昔敬公近代所無故鄉歸老古蹟丈夫新
亭妝添今眷哀吾追隨四紀熏炙染濡帝訪詞臣公
詞于盧今也耄矣才竭思枯二子礱石問銘於愚李
世評又以瑕掩瑜謂魏收穢謂韓子諛引將勒之螭
首龜趺又將上之東觀石渠一字不實公其吐諸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六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七

神道碑

警齋吳侍郎

理宗皇帝在位四十一年景定甲子九月召前禮部
侍郎吳公赴行在未至踰月而帝上賓新天子繼志
述事公首擢兵部侍郎然公已屬疾拜疏乞挂冠矣
天下聞而哀之詔與遺表致仕恩公諱燧字茂先新
世自晉江遷同安大夫璉大父宗皆里耆儒父檜三
階計吏擢慶元己未第為尚書程文簡公之客僅教
授郴州僉判鬱林州而終贈朝儀大夫妣宫恭人王

氏公自髫丱語出驚人紹定戊子鄉薦擢己丑乙科
授從事郎威武軍節度推官內艱服闋授惠州推官
陳三槍犯潮廣抑齋陳公韡方督三路饋餉公躬部
送往返廣卒叛郡寮或遁去公獨佐趙侯希錢捍禦
秩滿入都袖文謁梅亭李公劉薦於朝堂差教授福
州士多挾貴寓求學職公專以課試定去留儲學廪
之贏葺廟學刊通鑑綱目臺閣如王公伯大曹公豳
李公大同徐公清叟皆以京削薦李公韶貳春官為
合穎班改宣教郎知潭州攸縣葺豐積倉補亾粟繕
邑庠作高門舊貢士莊尤薄倡大姓協助鄉冠震鄰

合隔縂扼要害境內肅然二考抑齋由元樞建閫辟
機宜文字事必咨焉結局增秩淳祐庚戌謁光範忠定
定鄭公恨見之晚衡文南省揭曉除書庫官遷太學
博士踰月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奏疏以正紀
綱通言路為第一義抨彈所及多貴要親昵不少回
互冬至雷變與同臺御史潘公凱交章論舊學初相
端平人以小元祐目之比及再相內降稍出不聞杜
衍之封還大詔未定不聞韓琦之力請以陳力不能
之時昧知足不辱之戒丙申之雷引咎策免今茲之
雷不聞辭位是君臣皆以天變為不足畏矣臣謂其

咎過於張禹臣願自比於朱雲宜俾奉冊就第而登
庸有德望宦官宮妾不知名者代之上方禮貌師傅
疏入報聞二公皆求罷詔以大理少卿留公不拜而
去夕郎董公槐封還詞頭亦去都人士祖餞四學作
為誦詩直聲塞穹壤矣踰年上思之除直秘閣廣東
提刑盛夏南轅所至洗冤澤物臬臺節制摧鋒公恩
威相濟將士悅服溪洞懷畏每曰是邦乃張曲江故
里周濂溪楊誠齋舊治慨然想其遺風闢相江書院
重建講堂偏曰道立文風一變期年而召道除秘書
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入對言今和

後村先生大全集

糴擾民征搉困民披籍奪民科斂病民怨氣極矣淮
蜀連歲被兵尤可哀痛而上下崇粉飾為承平事秘
寄為暇豫顧畏常眷靡常憂禍至無日絕內降裁私
恩聚忠賢抑嬖倖節不急之費去不良之牧傳曰知
耀知是斯不亡矣上欣然開納擢殿中侍御史兼侍
講時盛夏猶寒江公言宜崇陽抑陰又演其說云塞
倖門使宮闈之陰不得於外朝之陽屏邪佞使小人
之陰不得勝君子之陽固封守使夷狄之陰不得犯
中國之陽又言蜀危乞命重臣建閫及治余玠賓客
程進反朱申李卓等之罪又言玠子如孫捆載蜀寶

賜硯堂

貸東下宜下於理没入所寄以餉軍又言余晦敗事
適歸宜奪從臣恩數時戚畹寺人稍有聲聞公因黄
霧濕雨言仁宗斬一通事舍人不與高宗易刑煥侍
制為現察使英宗重韓琦之權抑空頭勅遂在守忠
孝宗陳源外祠陛下獨不能乎未能抑之而又長之
未能去之而又縱之此天意之所以未回也西太乙
宮新建駕將欵謁公陳三不可畧曰名為冊謝迹類
游觀況馳道越在闗外支犒重費國力上悚然中輟
它建明彈擊不勝書上訪宜冠豸者公薦洪公天錫
首論戚官董宋臣等三人之罪上使公諭洪易疏洪

抗論愈峻公奏已行天賜之言又奏臣不能順指甘
受誅亟洪改太常少卿不拜公改禮部侍郎亦不能
安矣瑣闥因而傾之遂與洪公相踵而去開慶改元
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未幾後省言
其前論蜀守之悮奪職罷祠年餘復祠先帝末命予
環令上初政持橐而公薨矣嗚呼悲夫公生於慶元
庚申得年六十有五贈通議大夫配陳氏瀧水丞孝
仁之女贈恭人男一人基承德郎女一人早世孫男
一人初公葬陳恭人于積善里文圃山之麓咸熙乙
丑十二月某日基以公合葬而問銘於余余論次公

平生而有感焉自昔人主有性不喜人諫者有追仇
盡言者理宗皇帝則不然公始論舊學而去人曰嬰
龍鱗矣然未幾而衣繡又未幾而召拜拾遺執法後
忤左璫而去人曰將虎鬚矣然至於將憑玉几尚眄
銀信自古及今聖度如天容受直言愈久而愈見思
未有如吾理宗之懿也公與忠定鄭公非素交鄭公
於公擢之如此之驟也公與鄭公繩之如其嚴也使
遇李林甫秦會之必陰中偃月堂之毒大害書於格
天閣之下矣而鄭公終始含洪公與藩董各優游閒
燕豈特理宗之德不可思議若鄭公之量亦豈易及

哉公文章溫潤典雅各有體裁凡數十卷惟奏議三
大帙皆通達國體切當帝心宜別為集雖憤世嫉
邪誼刑於色然於善類極拳拳嘗薦三十人多知名
士白簡指陳皆老姦宿贓腐夫憸人自絕於清議者
非若近世賤丈夫屑屑於兒女恩怨也晚空使粤裝
卜築城中為三堂一齋曰桂堂以合族曰師貽以奉
先曰學林以藏書齋曰警齋皆宸翰也暇日與里社
諸公觴咏其間余居隣郡公時以詩筒往復世故不
復挂口公在臺霜稜鉄面然與鄉里人處恂恂如也
待族姻朋舊極委曲為鄉相蘇魏公請諡正簡謝當

計圖南王大博南一皆邑耆艾極力推挽撫愛弟龍
溪主簿端如子交恩首及之余交游多矣公相知深
而相久於方矣炎炎時余絕不通問後公出而余之
入間得書常諷余早退庶幾古道誼之交者銘公非
余而誰銘曰昔龔叟兮有言立朝節易兮保晚節難
迹前修兮究觀若子兮方志完其始進也壯哉瑶華
宮之諫兮燈籠錦之彈具重來也李悔送行之詩兮
田發染絲之歎豈不以其妍華於春熙兮摇落於歲
寒有美一人兮節高而名全前攻安昌博山而斥兮
後忤癰疽與瘠環又荐多兮助離端奮螳臂兮犯龍

頽與身俱去兮退而考槃千仞而墜兮十春之閒林
寮兮山深髮白兮心丹搶永穆陵之環召兮辞新天
子之槖班哀人生之奄忽兮奉訃問而汍瀾亂日馳
萬馬於畏途兮昔心憂乎稅駕飛雙鶴於華表兮今
事定於闔棺幸諫草之不朽兮心見採於史官

毅齋鄭觀文

開禧丁卯茂陵既誅韓竄陳始親政明年戊辰改元
嘉定策士於廷鄭公性之對策云曰天下之勢易定
天下之勢難援古喻今歷陳梁冀五侯元振元載之
事皆當時貴近所諱聞公空臆萬言上覽而異之擢

冠多士授承事郎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連丁內外艱四年夏新進士唱名公被召以未歷外任辭差僉書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府尹王公介以公倫魁不責以吏事公曰吾豈敢以幕府為蘧廬乎益盡瘁奉公六年正月召三月對以崇聖學教太子為先經筵講論廷臣奏對監觀古今省覽奏牘無往而非學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陛下之學固已博矣亦嘗審之乎臣謂紬繹出於聖意咨訪發於王者聞一言則必詰其言之是非見一事則必窮其事之可否進一賢必求其所以為賢退一不肖必求其所以為不肖至於出一令發一政亦必明辨反覆參之成憲為何如察之民情求之國體為何如以陛下之明聖而氈廈罕聞紬繹公卿鮮垂咨訪況遠而疏賤之士乎皇太子仁孝夙聞尊禮師儒講論經理屢奏徽章其學不為不勤然知非之艱行之惟艱知而不行猶未知也昔仁宗方就學章信命供奉官楊懷玉伴讀而戒不得堂中戲笑及進玩具且使王親近儒友是時王張友有士遜在焉章聖不以告士遜而諄諄於懷玉者豈非以從容燕處親近懷玉輩之時多乎今官僚皆天下之耆英儻更遴選親近儲宮之人度

合古人侍御僕從必求正人之意次論人君之所以
立國者在人才人才之所以能立人之國者在氣節
今開言路擢端人正論若少伸然士氣不振 有大
異於昔聞有班見對揚指陳得失上未嘗厭薄而言
者已自疑畏凛凛若不能以安其身如是而欲使明
理亂於未然起國勢於積弱萬萬無是理也時廟堂
皆重望言路多君子而公之論如此三論措令邊事
軍政謂官吏行一切之政而斂怨公上將士無可恃
之道而望敵驚 除秘書省正字進寧宗會要轉宣
教郎十二月除校書郎七年正月磨勘轉奉議郎九

月兼魏惠憲王府教授八年正月除秘書所輪對首
言明國論强國勢勵節義重大帥之權久邊守之任
去歲遣使通國譁然以為非便然卒遣之者其說曰
吾軍政未修一日絕歡兵連禍結豈不甚於行李玉
帛之費然國人之論未嘗欲朝廷用兵但願陛下勿
忘國讐勿憚匕虜既而元顏氏自匕而不暇豈復敢
與我敵哉若使我朕能自立盡殄群盜西夏韃靼之
兵非數年未易解此天啟我自治之時奈何以兵端
不可妄啓一切排抑遂使議者疑朝廷特借生事之
戒以盖其怯畏之心託待時之說以便其苟安之意

臣嘗論之今日之憂不在於亾虜之在於斯虜與中
原崛起之豪傑蓋亾虜乃新虜與中原諸豪之所易
吾方奔走聽命於蔡州孤壘之餘燼豈不大辱國
體乎炎紹之初汪黄誤國虜騎長驅如蹈無人之境
及禹浚諸臣協賛聖斷邦昌以僭誅杜充陳邦光李
悦以失守伏辜南北之勢始定社稷於今頼之然則
有天下國家何可一日不厲其節也邊事萬端主相
焦勞於上未見有顯然安强之効者昔種蠡相越
而四方之外分以委人蓋任之專則思之精規摸出
於一則行之有成效今惟當擇二三大帥若未得其
人當急求之若已得其人則邉陲之事悉以付之聽
其所為不由中覆可也邉守數易不可者三送迎之
費不與焉淮甸攻守之具非三五年經理不能就一
不可也縱能就緒代非其人則易其舊規棄其前功
二不可也其人既不為久計數日待遷諉其責於後
人三不可也邉郡不過數十城以天下之大豈無數
十歳忘身殉國自奮功名之士可任乎誠能精選而
久任之或四五年或六七年其績效顯著者使之
建大將旗鼓將見袪預瑕遯之流接踵而出矣次論
人主舉國而聽大臣大臣分其責於一二材智之士與之

謀畫雖以孔明之英特不能不參用州平幼宰及其久也權之所在謗之所歸一二材智者始負天下之責矣及孔明出師表自向寵費禕董允郭攸之見於表者如此他謀臣如蔣琬姜維楊儀名將如關張黃忠輩則其親信不專於州平幼宰矣此豈非大臣參用群臣之法乎七月乞補外不允十二月再請又不允尋除著作佐郎九年正月兼權尚右郎官八月丐補外差知袁州以崇化厚俗為主兩造勝負者雖負者亦服公之明母訟其子公教諭之遂為母子如初水旱精意禱祈雨暘立應去日民攀卧不忍捨十

年二月磨勘轉承議郎十一年六月有旨入奏丐祠不允入對言天下之患莫大於廷臣之不和今朝廷上下議論有遜順而無齟齬有協合而無乖異猶謂之不和何哉和者非苟同之謂也人主屬國於大臣又設參預以共圖之侍從議論之所出也臺諫耳目之所寄也國有政事謀之大臣參之執政既相與可否矣苟猶有未至焉則侍臣得以獻替臺諫得以論列謀或未盡不厭其違覆理之所在何間乎異同今國有大政執政未必盡知知之未必有所可否此豈協心共濟之意哉侍從之臣日請對者固多有之

然未免好同惡異間有忠憤不能自已者則或肆訕誚或加中傷昔司馬光當國祖禹在言路或謂光祖禹必能協濟光正色曰光有過祖禹獨不言乎今大臣無欽若之謟夷簡之詐有光之公然執政不能為宗道從官不能為仲淹臺諫不能為祖禹何耶十二月四日除侍左郎官輪對言為皇太子選妃宜擇用范祖禹納后四事一族姓二女德三隆礼四博議與大臣議而行之次言淮東忠義雖曰區處得宜然主客之勢不宜偏重昔童貫欲處常勝軍使其進有所恨退有所憚固一時之良策試者限其不早爾今

宜取兵策而戒其夫京口一軍自泗州失利之後缺額極多老弱大半若嚴實招捕擇將訓齊則精神折衝漸復舊觀淮西閫臨命憲臣經理頗見次第或言其奏請率多扞格謂宜假以事權生其智勇俾光守將前者垂去後者未至設有緩急付之何人則荊襄嘗為謀者所誤輕易調發罔功而還宜以為戒帥臣信義固不為欺但恐其為下所欺不知自之蜀得重帥朝廷信任不疑不貳仰見陛下將將之道然聞其每有申請一切順從昔郭子儀擬除州縣官一人不報或謂宰臣不知事體子儀曰自兵興以來姑息武

將求得欲從今其除吏不行是朝廷不以武臣見待
也豈非今日待蜀帥之法乎又言祖宗用法寛厚惟
於贓吏獨嚴近貪風復有苞苴公行昔威王烹阿封
墨而齊國大治楊綰當朝減聲樂省騶從撤弟舍者
有之轄移在君相爾十三年八月磨勘轉朝奉郎十
二月除將作監時東宮虛位中外皇皇公乞早定大
計且以立長為言上嘉其請十四年六月進孝宗寶
訓推恩轉朝散郎九月除祕書少監丐祠再不允十
五年正月覃赦轉朝請郎四月奏告寶璽轉朝奉大
夫弟國子進士厚自匕三丐祠不允九月除起居舍

人權辭不允十月磨勘轉朝散大夫十六年春同知
貢舉不以掌文衡自居時至考官房商推去取故多
得名儒蔣公重巻為考官所黜公竒其策而取之
三月升起居郎力辭不允未幾諫議大夫朱端常以
私憾論公疏留中公力丐歸除職予郡除右文殿修
撰知贛洲公五上免章不允冬十二月始之任俗素
剽悍接連溪峒公開府撫之以恩御之以威卒之以
怙息盜發臬使移大調兵自詭討捕公曰贛守以兵
鈐繫銜討賊吾職也豈敢以其責諉於監司乎潛設
方畧與幕僚及寧都宰彭鉉密籌之盜平境内以安

郡當二水之會久則城市泛溢公俾登城而居散粥以食之潦縮則計戶賑濟有差贛人至今德之十七年秋八月茂陵升遐公帥僚屬哭盡哀穆陵登極公拜捧詔書以昨詣臚唱一字犯上潛邸舊名乞以字代之孟公早以字行始公受學於朱文公詢其字嘆日好大名大字欺公者遠矣素與鄭公斯立友善鄭以弘公以毅名齋取佩韋之義皆客於度支鄭公肇之之塾至是與弘齋及度支之子仲路同登早定交於北山龍圖陳公孔碩北山命抑齋元樞韓友焉十二月除集英殿修撰知龍興府江西安撫賓慶元年四月詔遇龍飛恩轉朝請大夫治洪之政與袁贛同雖位高權重然一路休戚民間隱瘼下情皆得自通庭人父子骨肉爭訟之間必委曲鐫曉以還其天南昌襟帶江湖與淮右隔一衣帶水公募舟師千人熇激練習隱然為江面屏蔽歲廉漕職食少事還遂苦疾暈丐祠不允三年五月除寶章閣待制陞安撫使仍舊八月磨勘轉朝散大夫累乞歸紹定元年正月提舉玉隆萬壽宮公還里寓僧舍角巾野服與親友自於水光山色之間三年三月有旨再任九月磨勘轉中奉大夫四年四月慶典轉中大夫五年春祠

滿不復請六年正月除華文閣待制提舉鳳翔府上
清太平宮七月陞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力辭不允
詔趣之任未行閏十月召赴行在奏事辭不允端平
元年元日除吏部侍郎公未拜請對四月內引首言
聞堯舜授受不過執中之一語又有人心道心危微
精一之辨豈聖人之費辭耶中者天下之正理天地
得之則陰陽和寒暑平萬物生人得之則心正身修
氣和体平而萬善備蓋聖人與天地民物本同一体
吾心一正則天地定位而民物各得其所矣而其所
以能執此中者亦惟於人心道心之辨而致其謹唐

魏證能致其君於正觀而不能杜其晚節之窮黷宋
璟能致其君於開元而不能絕其末年之淫侈裴度
能佐其君平淮蔡而不能防其用聚斂之小人蓋三
臣者知正君而不能格君陛下方行堯舜之道視唐
三君蓋儒優為之臣非不能高談皐夔稷契而猶援
三臣以諷陛下亦區區陳善閉邪之意次劄言今聖
斷赫然忠邪賢佞固已判別但君子待小人常失之
恕小人之仇君子必窮其毒裴延齡沮陸贄大用顯
擠之也盧杞薦真卿使希烈陰禍之也承璀薦李鄘
叔文薦杜佑小人情狀巧偽百出古人鑄鼎象物魑

魅魍魎各圖其狀且歷言元祐之盛以馬呂之賢而
不能勝京卞之姦冝監往事以毖後患時荊襄圖上
八陵公言朝陵之使不可已中原之机不可失然治
内治外圉有本末柔遠能邇亦有先後自開禧用兵
誤國嘉定堇堇自守規模不立既不能制亾虜垂絶
之命何以遏彊寇方張之勢韃人與我固無讐隙獸
心無厭豈知逆順頃犯襄蜀既知我地利後誘我夾
攻又知我無力今小使来反萬一突然其来何以禦
之惟有守衛三邊為綢繆戶牖之計綏懷遺黎示經
畧中原之漸四月十四日御筆除左諫議大夫越十
日兼侍讀皆辭不允上殿首言近都堂集議觀范葵
及子才論奏書牘議論蠭生氣各四茷豈天將混一
宇宙遂生斯人為時用耶然兵重事非可易言臣退
而端坐深思終不得其說今范改圖易謀不膠前說
而葵氣愈銳謀愈決昔勾踐生聚教訓十年而後平
吳諸葛亮閉關絶棧二十一年而後出師葵帥淮東
甫及數月而欲建規恢之功古人何難葵何易耶
臣方草此疏得荆襄師臣嵩之所申言闕河之未易
守且餉道尤難通荆襄之失議者罪其始謀之不審
而今者所奏則不可例以為非但嵩之則謂淮東沮

其和議葵則謂荆襄忌其成功惟陛下取二帥臣之奏則是非得失可以互考言二臺臣交詆臣叨諫長罪實在臣陛下奮發獨斷擢其一言於兩掖然後天下知正論之必伸然臺臣尚多缺員宜拔直諒以充其選又五月對首言故相當國垂三十年雖無經綸而有把握旁溪曲徑一切塞絕若不出其意則人主號令不可行於殿陛然欲人主無好惡之已而作好作惡則無所不私欲外戚無僥倖而已之親故意所欲予者則所求必得欲宦官女子絕干請而已之嬖奴寵妾則招權納賄狼籍難掩趨者瀾倒知有私室而不知有公朝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臣願大權而在人主而政本歸中書蓋權在人主下無專政之嫌政由中書則上無自用之私君臣之間兩盡其道次言陳環為御史上問所以為御史之道對曰使臣拾遺補闕則可使之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臣雖不敏請事斯語又言范鎮謂備契丹當寬河東河北之民備靈夏當寬關陝之民臣亦謂今日欲經理中原則其勢當寬江淮之民民之困於糴買困於工役困於失運者以臣所聞沿邊郡縣官吏誅求殆盡騷騷及於沿江之民矣臣願陛下下霈然之詔

以先臣鎮之論風厲沿邊帥守及麾節之臣稍寬抖抑為國家愛惜根本天下幸甚六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八月陞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兼參權知政事以目病又以雷發非時屢丐祠不允三年七月除參知政事以淫雨三乞待罪上自引咎春留甚至公益感奮知無不知属議明堂郎官陳康熙奏乞以太祖太宗寧宗並配公搜檢祖宗典故及先朝諸臣王珪錢公輔孫抃呂海張方平呂大防胡直儒等所議條畫以奏曰唐饗明堂皆由曲學引誤孝經嚴父配天之文至我高宗皇帝聖見超絶決於

獨斷以紹祖追父為非專用有周明堂之典專奉太祖太宗以配天此萬世不易之禮也奏入上從之九月十七日明堂以雷雨作待罪左右相清之行簡並冊免是夕宣押喬公回除侍講二十一日奉御筆兼同知樞密院事續又奉御筆命公與李公鳴復輪日當筆力辭併乞屏歸田里降詔不允繼頒御筆勉留雖與李公協賛而事多取决於公察官唐璘當劾某士某士蓋當時朝家倚以治賦者上欲留之公言不可璘不知反疑公庇之遂劾公寬而無制懦而多私璘素出公門下其改秩登餞皆用公薦疏入朝論駭

之公言璘素公孤直所言深中臣罪璘遂出漕江東俄擢廣帥余與璘布衣交晚使番禺與璘語及公璘未嘗不服公之雅量而自悔其輕發也公益求去不獲請其冬喬公再相嘉熙元年二月一日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丞相每朝奏事上輒顧公問曰卿以為何如公具以實對當局者忌焉有旨條具邊防公言兩淮各宜招遊擊軍以為諸城之援公安置立重屯以為江陵屏蔽又欲於鼎澧之間招萬兵以制猺蠻以防蜀道又江西湖南衡要處皆宜增兵守備喬公欲置籍考覈諸郡逋負版曹歲計者公言朝

廷當令宰相督責版曹上作而下不應當易其人喬公終以公所言咈也為不樂六月京城火宰執中獨公挺身出傳上旨諭諸將士皆用命燎原之勢俄頃撲滅先是都人有黑龍傳令之謠公生於辰豈其讖與杭相李文清公每見公論事必曰平生但以公為寬和長厚人今親見乃如此深切歎服是冬十一月諫議大夫蔣峴觀望當軸論公事章不付出公乞罷機政詔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不拜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公既歸里第治園池植花竹與族戚朋友相　其間洛社諸公為真率

集城南五里浙江有釣臺寺乃公舊日講學之所扁曰精舍暇日漁釣樂而忘返遇水旱必為里人告地主蠲賦役議賑貸雖樂人之樂而未嘗不憂人之憂鄉人如竹湖李公抑齋陳公皆敬而愛之年甫七十乞掛冠七疏然後得請除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致仕晚歲以拱極名樓上書扁額以賜公自還政以至納祿獨備人間五福然念及時事必顰蹙而言初不以出處進退為間寶祐三年五月與客夜坐納涼忽感脇痛雖飲食寢少然神明不衰以六月二十四日薨於正寢年八十四聞者如喪親哭於家者哭於途

者望門而哭者肩摩袂屬遺表聞上輟朝贈少傅諡文定公世為福州侯官縣人舊居清溪曾祖可大累贈太傅妣陳氏魯國夫人祖奬累贈太師漢國公妣陳氏周國夫人考汝永累贈太師齊國公妣黃氏越國夫人娶潘氏贈魯郡夫人先公二十八年卒公為卜宅兆於長樂縣阮山及公薨啟氏視溫潔如新遂以其年十一月壬寅合葬焉初公與瓜山潘君柄同師紫陽翁瓜山知公必貴妻以兄子公雖魁輔潘雖匹士然世兩賢之猶管幼安華子魚未可以貴賤判優劣也子男一人德起擢嘉定癸未第後改奏京秩

嘗列屬奉常力辭甫壘改奉玉局以便親養故家中
之原明公休也終於朝散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孫
男一人紹祖承奉郎初雲臺公請余論次阮山遂碑
余方屬藁忽聞雲臺仙去余哭之慟承奉君以書來
責前諾余視前藁式倉猝未就緒式簡短不盈幅先
發書弔承奉君乃掩涕抑哀而秉筆焉距公之薨與
葬十有四年而卒矣公於孝友素隆上世田盧悉推
弟官其於二子二孫二妹尤篤奏薦及其二甥視弟
之女如已出此雖細行亦叔季所難也有廷對策
奏議詩文雜著若干卷藏於家銘曰余周游斯世兮

搏考前載鄉落之薄兮喟然深慨有二士兮逢昭代
一舉龍兮戕身受解衣之知兮蒙割衷之愛居則
曰生死臨前兮不想負背忽忘膠漆之情好兮怵毛
髮之利害其發也如合沙之蜮兮入懷之蠆聞者莫
不瞿然疑而駭受者若無所聞兮靜以待曰此孤直
兮蹈禍不悔所言簡切兮是忠臣罪與之終始兮更
迭中外嗚呼此風惟魏公之鎔陶兮與潞國之薦介
世豈無偉人兮常病其德度之隘李惡梅曾之浮薄
兮范訶祖棣之怪昔熙豐元祐間兮理亂消長之會
惟毅叟伯淳於此兮睟然著蔡之悚水之偏小兮嘆

韓富之不在孰能剖腐之牖兮納之於吾闥之內余歷評群公兮皆未若毅齋之大鎮物如山兮容物如海題之冢上兮以俟南董氏之采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七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八

墓誌銘

趙仲白

仲白諱庚夫宗室頴川郡王之後曾大父某知鄂州大父某父某始為閩人仲白少玉立風度如僊書一覽默記盡不卷脫一字為文章神速兩試禮部不中第用取應補官久之不調鐵漕辟嘉興府海鹽縣酒務府公王舍人介攝權青龍鎮勢家或為大商地匿稅鉅萬仲白捕治之急勢家誣訴于外臺下吏鍛鍊成其罪坐停官王舍人抗論力爭于朝不報仲白既

廢杜門若學貫穿百氏特邃於老易喜緯書坐一榻下籌布蓍不已以為世道隆替人事成壞皆槩乎數從方士受水丹心獨神其術談禪尤高朋友莫能語難其平生志業無所洩一寓之詩叢藁如山和平冲澹之語可咀而味憤悱悲壯之詞可愕而怒流離顛沛之作可怨而泣會中朝有知仲白前事寃者得復元官於是淮蜀交辟而仲白死矣仲白性不妄交與潘檉趙師秀論詩曽極論參同契輙暗合遇貴公張讌廣座命題衆賓方嚬呻營度仲白已飛筆滿軸神色自得蓋其所挾高未嘗嶄壓人而每出人上故愛

仲白者寖少嚴而忌之者衆矣仲白家貧不屑治生爲帽唐衣自號山中翁所居隙地纔丈許而花竹水石之翫皆備古梅一株終日吟嘯其下其歸自海益蘄脫酷吏手孛行蕩失妻子奔踣藍縷猶以兩夫舁一鶴自隨晚客京城聞鶴死惋惜不食賦詩甚哀其情致風味如此嗚呼斯人不可復見矣予觀昔之文人若相如李白世稱薄命然所爲文親蒙天子賞識給札捧硯之事極一時之榮焉近世林逋魏野皆以匹夫名字流入禁中數下詔書徵聘仲白才追昔人會開禧嘉定間天下多事三邊用武君相所急多

材建功名之士而山林特起之禮其廢已久由是仲白阨窮終身其文不達於天子徒為閑人退士衲僧羽客誦咏歎息之具而已仲白卒於嘉定巳卯二月壬戌年四十七十一月庚申葬于城西七里甘露山配顏氏國子博士杞女有高才與仲白如賓友男時顧女二人時顧哭謂予子幸銘吾先人念昔與仲白遊二十年嘗約歲晚入山讀書仲白棄予而夭行而無所詣也疑而無所訂也瑕而莫予攻也怠而莫予鞭也嗚呼悲夫仲白既明數前知死日訪其友寺丞方公信儒求棺及死方公捐美櫝殮之仲白詩最多自刪取五百首所著有周易老子註山中客語青裳集予早知仲白顏李學退才盡銘其墓有媿色至於附其家教其孤行其文字於世方公責也銘曰

萬山四圍君藏於斯所埋者骨不埋者詩後千百年陵谷或夷讀君集者必封崇之

林沅州

公諱誕字仲成其先同始人八世祖着作平遷福清曾祖諱伯材三舉進士不第祖諱格特奏名為建州司理參軍贈通議大夫父諱適元符進士第四人事高宗皇帝再為中書舍人終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

母碩人范氏贈齊國夫人所生母劉氏贈恭人公以父遺恩受承務郎監紹興府税漳浦縣丞親年高求監南嶽廟歴福建路提舉司幹辦公事待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闕丁劉恭人憂知潮陽縣除提領戶部犒賞所知沅州秩滿乞閑主管雲臺觀改冲佑觀積階至奉直大夫爵開國男慶元丙辰八月十日卒年六十九葬縣境大湖山之原累贈進奉大夫公蚤失父母兄刻若自勵事所生母盡教撫教孤姪恩誼至篤為小官數守職爭是非不肯屈理以狥勢潮陽時有旨造戰艦州不出一錢符縣白科公為書條

其不便守怒呵責愈峻公藏州符不行束擔欲去會詔寢其事潮州常有賦外戍丁船頭鹽錢民困苛取公以搏節羸財代百姓兩年丁鹽之輸酒所時長官欲以利獻公奮然曰諸庫方告匱乃以酒本錢為羨餘是不為明日計乎遂不果獻嘗議欲以諸庫分隸諸郡而罷提領一司後因陛對復言之沅逼蠻猺公之治以恩信為主而守備亦不廢民夷晏然諸臺上其治行公力求祠歸不復出矣公謹嚴恪外和尚剛居家蒞官皆可師法人莫敢干以私終其身未嘗有求於人自中年即倦仕進及三子中第喜曰可以

遂吾志矣蓋食雲臺沖祐之祿凡八年故人有氣力者欲相推引境莫能致病革猶整襟危坐語家人曰吾平生無它憾獨挂冠不蚤爾其止足無羨堅凝有守亦得之天性非彊勉然也配宜人卓氏孝慈勤儉閨閫肅和誨子尤嚴先公三年卒贈碩人子男四人璟終從事郎知靖安縣環今為朝奉郎主管鴻禧觀瑑朝奉大夫主管崇禧觀同登甲辰第琮終通直郎知海豐縣女三人長適朝奉郎通判臨江軍鄭元清次適進士陳自立次適宣教郎知光澤縣湽梅孫男九人公慶文林郎新監鎮江府大軍倉門公永公奭

曰有是哉竟具役遂屬疾不起匯歸邑人哭送烏虖占者之言然耶君偶自死耶昔邾子卜遷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遷之五日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君亦以民為重身為輕而不惑於吉凶禍福之說使遇聖賢必録之矣君前配趙氏南恩守師讜之女繼謝氏肇慶府教授時之女一男慶老前葬未乞銘余祖母令人君之姑也當尚書盛時齊谿園池甲乙郡今朱門喬木儼然無恙而耆舊凋落盡矣不特興替榮悴之可悲也銘曰

癸未十月君卒明年十月君窆之辛酉維日甲庚維山瀨溪之

原賓州之阡葬書曰然其繼必蕃

方武成

嘉定壬午冬莆田寶謨方公卒配葉母林不幸繼卒明年君自官下来奔喪盛暑營三窆距家可三十里余一日晨飯往勞役夫見君苦痁疥呻吟原頭余曰君羸瘠已甚即暍死余泉下何君猶肩力封壙而返疾遂不瘳以八月朔卒君名左鉞字武成開敏有膽智丱角拔賡東漕解寶謨公使淮東兵驟起君窄衣習刀槊喜馳射益熱塞地事稍談兵寶謨公既廢不用益自放山水間搜奇扶幽巳馬如飛君策蹇驢隨其後以登臨嘯呼為樂短褐高帽風格散朗見者皆曰真方孚若子也璽赦君伯父守梧持其表入賀補官授德慶府司法參軍軍歿時年二十五娶尚書易公祓女一子肖鸞余論君父子間久尚未知君能詩及瀑上精舍成稍從余論質余未嘗深剖君亦不詳扣也既而怒長突起語出奇崛如海鶻天驥一奮千里朋游皆挾靡退舍矣葉公適嘗曰此即句法天成殆鬼神送與耶趙公汝談亦云武成詩如數十年用功者其見重如此初寶謨公有勞於國暫升且復用君尤傲儻踈儁平居壓綺麗而嗜籃縷棄安逸而習麤糲

澁固異於袴襦子弟矣而天并奪之上而國失才臣也下而家喪鉅子也哀哉甲申六月壬申易氏祔葬君于安田洋祖母林夫人之墓曽祖憲陽江令祖崧卿京西轉運父信孺寶謨公也銘曰　吾聞奇律之士常在世間太白曼卿不死而僊信斯言也峭壁之上懸瀑之下安知吾武成者不追雲逐月來往而盤桓耶不然若斯人者豈其奄奄而遂盡於九泉耶悲夫

閣皁道士楊固卿

固卿楊氏名介如臨城縣梅仙鄉人父文廣母徐幼入閣皁山為道士寶慶元年卒年六十八葬南園之麓固卿學通倫類道書外禅宗方技之説皆探骨髓聽者竦動閭巷閒薄遊邊畫冊不售歸山不復出拾墮薪煑三脚鐵鐺或遺衣履皆不受嘗主清江相堂觀一日諸文士集觀中倡酬視固卿一黄冠師蓬鬢垢衣實之坐偶甚忽之句至固卿即吟曰酒量春呑肩夜聳山坐皆駭伏有詩百餘號隱居集固卿徒嗣弟伯椿姪至質同學道山中至質孯余請銘其藏余觀固卿介潔高遠凍餓自守樂而不改殆黔婁原憲之倫惜其異學殊飾詭世絶物僅與彌明同傳而已銘曰　窮不求吟　不憂歸玆邱

卓推官

初艾軒林公有重名學子雲集門下高第甚衆君居其間最幼諸老生往往避席十五拔鄉解于斯時也君志氣畧如孫策下江東時然南宮累戰不利及奉紹熙癸丑廷對四十餘矣蓋流落州縣又四十年年八十四以紹定己丑二月某日卒烏虖命也夫命也夫君卓氏諱先字進之其先自扶風徙閩居于莆曾祖某祖某父某從政郎妣太安人鄭氏君文高而氣直据經是古以此屢擯場屋居官廉靖自守無老人日莫途遠之態為龍溪縣主薄歲旱疫君施藥多所全活太守傅公伯成閔雨鬢髮為白檄君禱靈著廟返命雨至父老詣郎謝傅公曰此主簿雨也為永慶軍節度推官郡倚以治太守欲界京削君曰吾素無榮望故心平而氣和一開其端方寸擾擾自此始矣因辭焉為增城縣丞常可否邑事長官賴以寡過踰四考不得代經畧使辟新會令君曰吾老矣落南忘返它日何以見魯衛之士復辭焉用省罷法去為建寧軍節度推官亢旱松溪政和建陽浦城四邑仰食下流客米至是府禁米舟出城公爭曰四邑獨非建民乎太守史公彌堅不以為忤益重之然君倦遊歸矣歲

晚里居食嶽祠之祿貧無饘石客至必命酒歌聲出
金石遇空無時留客清談乃去中更祝融回祿之厄
圖史器服皆盡人疑君不堪君亦不改其度夫人黃
氏賢而好施先君二十年卒嘉定甲申君以夫人祔子
興教里芹山先塋右為壽壙四子用光次用偉早世
次用高後叔父允次用龍一女適趙時償用光等以
某年某月某日舉君之柩合葬使來謁銘昔子貢問
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君自
重寡合而崇禧陳侯宓閩清鄭令君爚皆獨君不容
口陳鄭一鄉善士也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為主君

初筮為傅公所知傅公後貴顯終身敬君不衰傅公
一代端人也為序君可以銘矣抑余有感焉世常謂
才與名相須位與年不相待君有賈生終童之才而
少不策名有公孫丞相貢夫人之年而晚不得位然
則君自處雖無恨尚論人物者不能不為君恨也銘
曰　吁嗟君少崛奇既頹不衰廩自持吟自怡吁
嗟天理難推橥見焚藁無遺令不銘孰後知之

曜菴敖先生

敖先生諱陶孫字器之福州福清縣人曾祖某祖某
父某贈承事郎母陳氏孺人少貧以學自奮嘗游於

潮潮人争執弟子禮淳熙庚子鄉薦第一律賦傳海
内為式下第客吳中吳士從者雲集鉅家名族卒盧
講席競迎致已而入太學中慶元已未第主通州海
門縣簿教授漳州辟酒所幹官改廣東轉運司主管
文字用薦者改秩僉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兼
南外宗正簿上登極轉奉議郎賜緋魚袋主管華州
西嶽廟臺疏鐫一秩寶慶三年十一月丁亥卒年七十
四先生内負摩雲衝斗之氣而外自蟠屈寢趄平夷
然長身厖眉軒昂鶱俗與人交際機踈語簡知者也
以為質不知者以為亢惟漳牧趙公汝讜番禺師楊

公長孺尤敬愛趙詩律高無對壘者獨先生與倡酬
楊性峻或面觸僚吏見先生必改容始不樂往溫陵
州檄迫之行竟謁告去常平使者雅聞先生名行部
至州俟先生已歸因上言教某可予祠矣先生起寒
苦涉憂患明練世務歷官多可書而談者但目以名
儒自有載籍以來悉記覽亂籤叢帙披研鈔纂奇字
奧義穿扶呈露諸文皆有氣骨可行世傳遠而天下
獨誦其詩初朱文公在經筵以耆艾難立講除外祠
先生送篇有曰當年靈壽杖止合扶孔光趙丞相謫
死先生為甲寅行以哀之語不涉摧臣也或謂律詩

記先生以行京尹丞望風旨急逮捕先生微服變姓名夫當是時也先生少壯忠憤鳴號於郡邑衆大之區幾不免矣卒幸免既退既老佔畢於寂寞無人之濱金壁易求先生之隻字半句難致然先生詩名益重托先生以行者益衆而江湖集出焉會有詔毀集先生卒不免烏虖前世以言語得罪者多矣捶豆觀挑往哲深戒至本朝列聖好文憐才騷人雅士往往以文墨受知簡齋放翁詩嘗驗矣先生之詩　主乎忠孝不主乎刺議送朱哀趙之作發於情性義理之正顧藏槀不輕出真詩未為先生之福而厲詩每為

先生之禍烏虖悲夫先生奉親孝捬弟有恩意娶崑山沈氏夫婦相嚴如賓室無妾媵躬執炊爨其清苦如此晚捐有俸錢助故山築宅一區買田百畝有詩文若干篇未詮次沈夫人先三年卒祔東阜先塋子農師以紹定二年四月庚申奉先生合葬書來速銘先生早游學四方所交類當世聞人白首還鄉葦行將盡名理幾熄深居罕出客至從戶內揺手謝絶之新學晚生少覿其面至疑先生眉宇有異獨喜於太學博士孝君韶監南嶽廟林君公遇還往若余者亦先生所素厚也銘曰　議郎之秩華山之廟既畜於少

復奪之耄卓哉臞翁疇昔自號揭之碑顔以配貞曜

方子默

淳熙庚戌主司選補太學生以禮義廉恥謂四維命題莆田方君子默奏賦第一自京師達嶺海搢筆之士髪髦之童莫不誦習摹擬望君如天人聲律遂擅天下祭酒司業每以得君為榮然禮部亦以失君為媿嘉定戊辰始用甲子鄉舉恩奉大對擢冠第二等辟楚州鹽城尉監泰州海安鎮所至上官皆驚曰平生聞方子默尚在州縣乎爭薦之僉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兼南外宗簿復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君負場屋盛名白首筮士勤民憂職不以雅士勝流自居鹽城兵飢制置使下令賑濟州議半糶君乞全濟以檄行淮陰寶應二縣初置局縣市君曰縣戶三萬布四千爾析局為七遐僻霑惠為家十餘區以瘞暴骸在泉真公德秀為守李君方子為倅泉人賢真公又賢二幙君常言滅門刺史破家縣令此哀世事古人惟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而已真公擊節其實主閭議論方旨如此在洪林價偶平酒使献策令秋輸以秫代苗君曰秫貴秔賤常也今俾攙輸後為永例矣滕公強恕矍然罷之先是官令城中鹽肆

各出緡易楮益僧魏彬請括責南昌新建口岸三千處盛肆如城中法君曰口岸與城市小販非巨價緡將安出卒罷括責始君改秩以格不得入縣既佐二府又以格不得入倅故真公每以仕晚用小為君恨焉君號一世宿儒而兢畏挹損特甚於他人與童子言必誠必敬性情儉敝裘故褐終身不易至居官則秋毫不苟取將去海安舉例劵九千緡歸之有司盐使兵困歎伏晚節倦游兩倅叢祠積階朝散郎賜緋魚袋年七十二紹定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以疾終於家君諱阜鳴曾祖伯通擢進士第為兵曹參軍祖子實獻書釋褐終漳浦尉父秉白贈朝散大夫所謂草堂先生者也草堂當阜陵時外臺以孝廉薦傳家惟書數厨君既仕祭俸金買祀田事兄如父撫姪如子旬浹一會族黨勺羮杯飦常剖而食娶田安人先六年卒墓于城西龜紋峯之陽子棫太學生次真孫次淮孫將以明年十月某日奉匶合葬棫哭求銘余先君子與君同研席君於衆兒中顧余獨異余為建陽令廢學久矣君自江右歸方留錢千萬布坊書烏虖余壯而情君老而勤可愧也夫然受教四十餘年情誼素篤記河東之先友傳襄陽之耆舊固後死者之

責不容辭也銘曰　謂才學不足以發身兮或英妙
而奮飛謂科目果足以得士兮或華皓而栖遲七秩
非夭兮外郎非卑其學山海兮所試髮絲烏虖後人
兮徵此埋辭

孺人鄭氏

故海陽陳令君諱垣之配孺人鄭氏以紹定元年二
月六日卒年五十一明年三月丁酉合葬於令君之
墓子男二人琁修職郎新吉州太和縣主簿琯將仕
郎孫男一人渥將仕郎女五人長適文林郎潮州録
事參軍趙汝腴次適修職郎新監臨安府排岸兼修船

場公事梁均餘在室孺人諱懿柔少習經傳至釋老
諸書皆口誦心記多識故家事以元樞之女嬪相國
之孫門戚族大而能盡敬極孝尊於已者嚴之卑於
已者慈之內外無間言有婦道焉令君歿孺人作冢
舍靈巖山之東閉門自誓閨閫肅然有妻道焉課男
以經誦訓女以箴史其持家以儉為主然伏臘冠昏
卒禮無違有母道焉琁泣謂余子辱與吾先人游今
吾母將葬盍銘乎余惟孺人席華腴之埶而無驕侈
之累履變故之地而有潔白之操敬述其大槩於誌
若夫兩家爵里世系在太史氏不復着也銘曰

孺人母汪端明之女平我家法彼婦矩

王翁元

余友王必成字宗可俊人也有塲屋聲六上春官不中第終於寧德令其弟自成字志可吉人也未幾復終於翁源令里巷嗟惜翁源君將葬孤時来乞銘余曰銘必有據也子之先人官薄而事軼悉予銘時袖書一卷載君世出言行無毫粟漏失余覽之憮然曰是可銘已按君之先自泉徙莆曾祖某祖某贈朝議大夫父某朝議大夫知常德府君以父任為徽州黟尉比去邑無盜為南劍理掾俗狠刑繁君至剖讞無

滯再考獄空州人以為異事治翁源先教化患邑少儒捐俸葺學以倡厲之立墟市行保甲通適弭盜瘴俗尟息不幸半載病卒秩止從政郎年五十三嘉定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也後八年紹定二年十月二日葬于塘墓井山之原前夫人方氏先祔祖塋與君同山異壠今夫人林氏三子嘉早卒次時次鼎咼為叔父後三女長適戴守中次適蔡若公次未行君樸茂寡言笑居官尤不善游飲僚友每曰王君在座殊令人不樂尉有獲盜上州者君鞫其獄尉託郡僚懷黃金為餉君大驚謝絕之尉懟曰理掾郤吾金敗吾賞

矣獄上尉論賞如格初徽守趙卿希遠畇守朱公端常常以大小狀薦君君自不級汲故莫有繼薦者或為移書求職司君寘架上書生壓卒不取觀時所記君遺事類如此又曰吾父平生無它廉退二字而已夫不受金不覓舉士之常事非卓行也揭常事為卓行烏虖世變為之也若君之所自守豈非澆薄之祥瑞叔季之廉退歟然而榮途華軌夢想絶企先疇舊廬尺寸不增老選調位不足達志歿嶺表祿不足返喪烏虖廉退為之也銘曰　吾嘗游君兄弟之間長君彬彬少君謙謙然寧得無一名之遂翁源有終身之淹嗟夫畀不肖者常豐予善人者常廉莫致詰於茫昧庶乎有光於幽潛

亡室

福清林氏自南度百年號禮法家居曾祖適龍圖閣直學士祖埏知沅州父瑑今為朝請大夫直秘閣為余妻十九年余宦不遂江湖嶺海行路萬里君不以遠近必俱嘗覆舟嵩灘十口從死獲生告身橐裝漂失且盡余方窘撓君夷然如平時又嘗泛灘江柁折舟漩危在瞬息君亦無怖容余貧居之日多君節縮營薪水未嘗歎不足即有祿米君奉養服用一不改

舊蓋其儉至惜一錢然於孫遺則抽簪脫珥無所吝
其仁至不呵叱奴婢然家務劇易粗細不戒而集余
歷官行已退休之念常勇於進爲澹泊之味每釀於
酣豐者君佐之也余調建陽令君已胃弱惡食抵官
且愈矣復感風痺神色逾好不類病人余垂滿君若
脾淺餌嶽丹黃芽百粒不止既亟父老鄰炬環匝縣
門膜拜所謂佛者為君祈安既逝邑人相弔如喪親
戚既訃鄉之賢士大夫皆言余曰孝敬慈順可為內
則者今亡矣君諱節封孺人生於庚戌十一月十七
日歿於戊子七月六日年三十九明年小祥之翌日

壬申葬於壽溪西劉之原男曰昌既冠曰昇女曰靖
曰蘩昇與二女皆夭處生一男一女尚幼初秘閣公
與黃宜夫人婦賢聞一時君清約似父淑媛肖母歸
余之年黃宜人卒又三年舅侍郎卒執喪毀瘠泣慕
終身事姑太碩人恭敬處妯娌柔順待族戚有恩意
故自返柩至封坎六親之哭者哀而秘閣公與吾母
之悲憤傷痛過時而未平焉君有至性忠孝大指皆
暗與吾徒合往年虜騎大入余當從主帥督戰君適
患懸癰呻呼聒鄰壁余從豫未發君曰父病小撓虜
入大恥若之何以小妨大也余媿其言即日渡江臨

第35441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コ
図書館 36

絶尚惓惓姑父又以昌属余不忍諱余曰鰥余身捐
而子不使君有遺恨也君頷之而瞑及是為雙壙復
為家舍以讀書休息而今而後可以修身俟命矣乃
納石藏中銘曰　黔婁於陵仲子之妻遠矣世之婦
人鮮不以富貴利達望夫子也君則異是以廉退為
耆好以義命為限止也然彼健而此殘彼壽而此夭
者則又何理也嗟嗟乎君行路之所哀況恩誼與倫
紀也夫既無獲於彼則宜有傳於此也烏虖悲夫

後村先生大全集巻之一百四十八